

长篇小说

大河风流第三部

朱东惠 著

彼岸

石油工业出版社

长篇小说

大河风流第三部

朱东惠 著

彼岸

石油工业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彼岸/朱东惠著·—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2003.3
(大河风流)

ISBN 7-5021-4210-X

I. 彼…

II. 朱…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20959 号

石油工业出版社出版

(100011 北京安定门外安华里二区一号楼)

北京精美实华图文制作中心排版

石油工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9.875 印张 450 千字 印 1—5000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3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5021-4210-X/B·57

定价: 30.00 元

内 容 说 明

本书是作者继《裂岸》、《此岸》后创作的第三部长篇小说，形成了完整的大河风流三部曲系列长篇。《彼岸》仍采取复线结构，以冯德双将军的两个孪生孙子冯惠中、冯惠华为主要人物，从人性深度和哲学寓意写出上世纪末——那个如歌诱惑的时代一群典型人物的心灵历史踪迹和精神面貌，进而折射出多元价值选择时代的中国图像。

作品展现了一九八〇年到一九九九年这二十年间中国这条“大河”的波澜壮阔，改革开放大潮的逐年深化汹涌。以冯惠中、冯惠华、张蓓、冯雪、马长青、宋小霜为代表的时代弄潮儿，在城市、企业、乡村、军队这几大板块中充分展演了中国先进分子的作为和深层的心理冲突。冷静细致地刻画人物，传神入化地描绘场面，浓墨重彩地塑造时代的精英，讴歌美好的人性、美好的爱情。有一种精神能量的聚合，气正道大写春秋，展示出社会与人生超拔卓绝的价值世界，演绎了波澜壮阔、曲折跌宕、纷纭复杂的人生悲喜剧，追求着一种史诗性的内容和恢弘的风格。

作品还深刻揭示了在非常年代和社会转型期一些人的彷徨无力感及事业、生命和爱情体验的有限

性与扭曲，如赵小青、刘继祖、王卫红、何倩、刘晓明等人价值观念出现迷乱的精神演变过程及灵魂深处的顽固私垒。从机制上，从人的劣根性上，从社会污浊的渊源处，去探讨腐败和犯罪的成因、流弊及邪不压正的希望，引而不发，留白一片，使作品富有大的张力。

故事情节引人入胜，扣人心弦，摄人魂魄；人物形象鲜明生动，典型独特，呼之欲出；思想内涵禅悟深邃，拷问灵魂，直指人心！

——是为《彼岸》的三大特色。

自从与赵小青建立恋爱关系，刘继祖对这位公主从来是百依百顺，运用自己的一切智慧去讨好她、征服她；每次与赵小青见面之后，刘继祖都要在脑中“过电影”，检查一下自己哪句话说得不得体，哪个环节出差错。就是俩人干柴烈火般地拥抱、亲吻，过后刘继祖也要回想一下，自己是否掌握好“火候”，有没有让赵小青产生讨厌之感。毕竟是三十多岁的青壮身体，有时刘继祖实在是亢奋难耐，但赵小青不让他突破“最后防线”，他绝不敢越雷池半步；尽管过后他想办法解决，也绝不给赵小青留下不好印象。

但是，俩人确定了婚期，领取了结婚证之后，在结婚地点上，却爆发了一场争吵——相当激烈的争吵。赵小青的意见：两人旅行结婚，到云南、四川风景名胜之地去观光，特别是到四川峨眉山，看看乔佳学班长的老妈妈——冯惠中和刘继祖的老干妈。可刘继祖却不同意。刘继祖坚持一定要在河西县老家举行婚礼，然后再去旅行。开始时两人是慢声细语地商量，各自陈述了意见。赵小青心中有把握能说服刘继祖——这些年了，刘继祖对自己从来是呵护有加，从不说违自己颜面的话，办违自己心愿的事。可这回赵小青估计错了——刘继祖相当顽固，任赵小青怎么说，怎么撅嘴，怎么气恼，他就是不松口，就是坚持在河西县老家举行婚礼！

后来赵小青的眼泪都下来了，哽咽着劝刘继祖：“继祖啊……咱们是双军人，特别是你已经是师一级首长。你在家乡操办婚礼，那得惊动多少人啊！这会给你造成不好

影响的。你是个聪明透顶的人，是不会因小失大的。我们办什么事，都不要对你造成影响，在你进步的路上产生障碍……”

“谁不结婚啊！我们也不大操大办，能对我进步产生什么影响！”刘继祖对赵小青的不配合很气恼，用从没有过的激烈语调对赵小青嚷：“小青，我说一句重话——我们确定恋爱关系后，你没跟我回河西县老家一次！我的父母、弟弟妹妹，多少亲戚，多么盼望你能回去一次啊！可他们年年失望……这回结婚，我们再不回去，他们会多伤心啊……说穿了，你还是放不下高干千金的架子，瞧不起俺们农村的土亲戚！”

这句话说完，连刘继祖自己也吓了一跳——赵小青翻了脸不跟自己结婚了怎么办？

可这句话却把赵小青给将住了。

——在心之深处，赵小青确实是瞧不上刘继祖农村老家的那些亲属。尽管他们很朴实、忠厚。去年刘继祖的父母来沈阳看过赵小青，赵小青没有让他们到 202 医院，而是让刘继祖安排两位老人住在了军区招待所，她在晚上偷偷摸摸地去看望过一次。两位老人一见赵小青，宛如见了天仙一般，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了，老妈妈一个劲儿地用袖头擦眼睛，一个劲儿地叨念：“俺老刘家祖坟冒青烟了……出了继祖这么个大官儿，又找了这么个葱白似的好媳妇……”赵小青却是怎么也扭不过自己的思想情绪——自己这辈子怎么就成了一个农村老头老太太的儿媳妇！她表面上很热情，可内心中却是多一分钟都不愿在屋中待。特别是刘继祖的老父亲，向自己一凑近一说话，满嘴农村老旱烟的臭味……刘继祖好像完全洞察赵小青的

心，没让赵小青多待，半个小时后就陪赵小青走了。过后赵小青问过刘继祖：“两位老人家没什么意见吧？”刘继祖却笑呵呵地说：“他们都乐晕糊了，还敢挑您啥？”

但不管怎么说，赵小青一直心中有愧，觉得自己做得太过分，总想找机会弥补一下。她也一直在心中劝自己：毛泽东的父母也是土得掉渣的农民啊！往上追溯三辈，自己的家庭也是农民啊！所以刘继祖这么一将军，还真的把赵小青将住了。最后她第一次违心地同意了刘继祖的意见：回河西县老家结婚。

刘继祖胜利了！乐得他一把抱住赵小青，在屋中转了一大圈，然后一下子把她扔在床上，那小山似的身体就压了上去，边喘边吻边说：“小青，小青……我们已经办了证，是合法夫妻了……再过几天就入洞房了……你、你、你给我吧……”

小青的脸上还挂着泪道子，心情不好，没有激情同刘继祖缠绵，她一边推着刘继祖，一边赌气地说：“想美事！一点不尊重人的意见，就想着自己光宗耀祖！等着吧——结婚那天晚上我也不给你——非憋服了你……”

刘继祖怕赵小青反悔，只好收敛了激情，边拽起赵小青边说：“好，好，依你，顺着你。只要你跟我回河西老家，任你怎么惩罚我都行……”

刘继祖与赵小青的婚礼定在了一九八一年八一建军节。由于顾及影响，部队中的人没通知谁，只通知了冯惠中。一是冯惠中有话，二是刘继祖心中总觉得应该让这位老战友参加自己的婚礼。赵小青对冯惠中和刘芳来参加自己的婚礼却非常别扭，曾私下里对刘继祖讲：最好他们别来……可刘继祖却笑着批评赵小青小心眼儿，要她豁达大

度些，有些伟人的胸怀。这句话是赵小青常对刘继祖讲的，他反踹给赵小青了。

惠中、刘芳与马长青、冯雪到惠华所在的辽河石化公司采风，游了苇海，看了丹顶鹤，住了一宿，第二天就去了刘继祖的老家——刘家窝棚。刘继祖在一九七五年河东县抗洪时与冯雪熟识了，这些年也没断了见面，因此冯雪邀上马长青也同惠中和刘芳去了刘家窝棚。马长青也很高兴去参加这个婚礼，一是增加些河西的民俗民风知识，为文学创作积累素材；二是与冯雪在一起，自是“不亦乐乎”！

仍是由惠中开车，刘芳坐在副驾驶的位置，马长青与冯雪坐在后面的座位。路是辽河油田铺设的简易柏油路，路两旁是未吐穗的翠绿的水稻；田地中仍是不时地见一台台的“磕头泵”（采油机）。看着路两旁的景色，马长青感慨道：“辽河大平原真是好地方！地上有粮，水中有鱼，地下有油，又有这么多大企业。这都是托了大辽河的福吧——千年万年积蕴，现在馈赠给自己的儿女……当年张作霖在这片土地上起家，绝没有想到六十年后是这番景象。他的儿子张学良如能回来看一看，那该多好啊！”

长青老师的话感染着车上的人，大家都很兴奋，你一言我一语地说笑着。冯雪道：“刘继祖和赵小青不会想到我和长青老师能参加他们的婚礼。我们贸然去了，他们会欢迎吗？”

刘芳接上说：“捧他们的场，他们只有高兴。你和长青老师再即席给他们来首诗，也让刘家窝棚的人见识见识什么叫高档次，哈哈！”

——刘芳姑娘的心真宽，丝毫没有去想自己的惠中哥

哥与赵小青以前那段感情纠葛，在车上与冯雪和长青老师大说大笑着。

此时惠中的心却不怎么平静。上次在沈阳军区后勤部作报告，同赵小青通过那次电话，惠中在夜深人静中就时不时地想起赵小青。这段时间她会怎样呢？她与刘继祖真能恩恩爱爱一心一意地终生相伴吗？按刘继祖的条件和拼搏精神，他还会“进步”的，赵小青不必担心成为不了高干夫人。就是……就是什么呢？连惠中自己也不清楚，反正就是有点担心。

只几十里路，不到一小时，他们已经到了刘家窝棚。可能当年大清八旗子弟跑马占荒时这里只是刘姓人家的一个看地窝棚吧（辽河两岸有些地名就是这么来的），但现在可不是窝棚了，是足有二百户人家的一个大自然村。房舍还算整齐，是那种不太穷也不太富的农业县的一般村落。车到村头，惠中停下车，向路旁一位淌着清鼻涕的六七岁的小男孩打听：“刘继祖家怎么走？”这个小子使劲抽了一下鼻涕，又用小脏手抹了一把，爽快地吵嚷：“啊——你们是来参加大军官的婚礼吧？来——我给你们带路！”说着，就拉开车门往上爬。刘芳咯咯乐了，一把抱住这个愣小子，边让他坐在自己大腿上边笑着问：“什么大军官？”

“刘老蔫家的大儿子啊！在珍宝岛打仗立过大功，当了大官儿，年年探亲时俺都见过，可威势了！听说这咱都当军长了！军长能吃师长，就怕司令和炸弹！俺下军棋可能耐了……”嘎小子边抽着鼻涕边说。

“哈哈哈……”车上人全大笑。

几分钟之后，小车已驶到刘继祖家大门口。是三间青砖大瓦房，在村中很显眼。院里院外全是人，已有几辆北

京吉普停在了院门外，可能是县里乡里的领导来了。院子大门是铁焊的，铁皮上用电焊烧出一对大福字，铁门框上贴着大红纸对子。上联是“英雄配美女永结秦晋之好”；下联是“须眉让巾帼尽享鱼水之欢”；横批是“地久天长”。马长青下车后第一件事就是看这副对联。他不住地颌首，口中轻喟道：“好，好，想不到小小的刘家窝棚竟有这等人物，写出这副对子……”

这时，高高壮壮的刘继祖和纤细嫩嫩的赵小青已经迎了出来。两人都穿着新军装，领章帽徽都是新的，绿红相衬，分外显眼。他们是提前一天回来的。惠中伸出双手，想热烈地同刘继祖相握，可刘继祖却一张双臂，一下子把惠中搂到怀中，来了个外国礼节，热烈地拥抱；同时，一张大脸也紧紧地贴在惠中的脸颊上，好一阵磨蹭。惠中就够威武健壮了，可刘继祖比他还高半头，身体比他还粗一圈，搂着他，就像搂着一个小弟弟。刘继祖边热烈地拥抱，边极感动地喃喃：“惠中，惠中……我的老战友，到底把你盼来了！你们来了，我和小青这场婚礼才真算高档次了……”——他眼中竟有了泪星。

同惠中拥抱完，刘继祖又去紧握马长青、冯雪、刘芳的手。他握着冯雪的手，好一阵子不松开，一边紧握着一边大呼小嚷：“哎呀呀，真没想到你与马老师能来！我和小青何德何福，能搬动两位大作家……”

这时，在他身后惠中与赵小青的手已经相握了。别人谁都感觉不出什么，也丝毫没注意什么，可惠中和赵小青心中的滋味和手上的感觉啊……两人的手还没接触，眼神儿先对上了。对视也就那么三两秒吧，惠中觉得赵小青的大葡萄眼中的内容是太复杂了，太难言了……虽然他们脸

上都挂着得体的笑，口中都得体地说着“祝贺，祝贺……”；“谢谢，谢谢……”可心里那种复杂的东西罄尽人间的一切语言也不能说清道明……赵小青的手心是凉汗，惠中的手心是热汗，两人的手心相贴相握也就是五、六秒吧，却似有几万伏电流通过！惠中明显地感觉出赵小青手的颤抖，他稍用力后赶忙松开，怕外人看出异常。这时马长青、冯雪、刘芳已围了上来，都热烈地同赵小青握手，说着“祝贺、祝福、感谢……”赵小青手拉着刘芳，亲亲热热地进了院，她的身旁是惠中。刘继祖一手拉着马长青的手，一手半搂着马长青的肩头，紧跟着惠中、赵小青和刘芳。冯雪与他们相差一步，都欢天喜地往上房走。看着并肩走着的这些人，冯雪突然有了一种感觉——惠中大哥与赵小青的长相、身型、气质，实在是太般配了！那刘继祖过于高壮粗猛，与赵小青在一起，简直像公象配孺牛，实在是不协调……冯雪为自己的这想头突然脸红了，心中突突地跳了起来。这时，从上房屋中又迎出来了县、乡的头头和刘继祖的父母、弟弟妹妹们。刘继祖忙又一一介绍，院子中一片道喜寒暄声。刘继祖的父母是农村那种最普通最平常最老实本分的老头老太太，见到了惠中这些人不知道该怎么好，一个劲儿地点头哈腰，口中啊啊地说不出成句话，伸手握手的礼节也做不来，急得刘继祖脸通红，脖子冒汗。最后刘继祖的老母亲到底弄明白了眼前这位英气勃勃的青年军人是自己儿子的老战友冯惠中，老太太的眼泪就下来了，一个劲儿地扯那不太合体的新衣服（赵小青给买的）的衣襟擦眼睛，口中连连嘟哝：“好孩子，好孩子……当年你常上赶子借给俺继祖钱往家邮……俺家欠这孩子情啊……”

刘继祖的脸更红了，满头汗水地把众人安排到里屋——他与赵小青的新房。新房的墙壁和顶棚都是用万字不到头图案花纸裱糊的；南北大炕，屋地中间放着八仙桌，摆放着热水瓶、茶叶罐、水碗、糖果、香烟。冯雪和刘芳细心地看刘家为一对新人准备的“妆新”东西——南炕梢老式的漆得通红的大炕柜，上面是喧喧腾腾的大花被，大花褥子，大花枕头。山墙上是一面农村常见的大镜子，却不是贴墙挂着，而是底下用两根钉子托着，上面用一根绳拽着，像要倒下来的样子，把人照得头大脚小，很滑稽。镜子下面是两个木箱子，上面摆着雪花膏瓶、胭脂盒、刷牙缸子，里面装着牙膏牙刷、塑料梳子……不时地有半大姑娘、半大小子偷着挖一块雪花膏擦脸上，说是吉利。见冯雪和刘芳注意这些东西，赵小青脸红了，悄悄地拽了一下两人的胳膊，小声说：“别看了，只好入乡随俗了……”冯雪悄声说：“难为你了……”

刘继祖的两位老同学——一位是县委副书记，一位是乡长，陪着惠中他们说话。刘继祖忙忙活活一会儿拽赵小青出去，一会儿进来，迎接陆续来的亲友、村人，向他们介绍赵小青，也向赵小青介绍：“……这位叫二大娘……这是四姨……这是三婶家五小子；老五你得叫嫂子呢……”

赵小青脸上挂着凝固的笑，头昏脑涨地答应着，敷衍着。有的半老妇女拽住赵小青的手就不放，啧啧有声地叹息、夸奖，吐沫星子崩赵小青一脸——

“呦，看这新媳妇啊！水葱似的，比画里的嫦娥还美啊！”；

“哎呀——这不是天女下凡吗……老刘家可烧高香了

……”；

“刘老蔫哪辈子积的德呦，找了这么个洋儿媳妇啊！”；

“继祖啊，你找了个女解放军当媳妇，可美死了！敢骑吗……”

“听说继祖老丈人的官老鼻子大了……”

有个二二乎乎的老娘们悄声说了一句：“这个媳妇可比原先那个强多了，刘继祖这个陈世美当得值……”话没说完，就被人掐了一把。刘继祖忙忙活活地没听见，或是听见了当听不见，照旧里外忙着；可赵小青听见了，脸顿时变得煞白。

闹闹哄哄地就快到十点钟了，全刘家窝棚的人几乎全来了，县、乡、村的头头脑脑也来了十几位，院子里用篷布搭了个大长棚，里面摆了十几桌，院墙内菜地里搭了个小棚子，作为灶房，四、五个厨子忙活着。刘家专门杀了猪，宰了羊，大锅中煮着肉，中锅中焖着鸡，温着鱼；昨天晚上就炸好了的各种过油的菜装在盆里筐里摆了满地，十几个“落忙”的半大小子吆吆喝喝地跑前跑后。正是一年中最热的时候，一群群的苍蝇被香味吸引赶之不走，跟人们打着游击……

婚礼就要开始了，就在长棚中，房墙上贴着大红喜字，靠墙摆了一张桌子，蒙着红线毯，上面摆着几个盘子，装着水果糖块和两包打开散放着的香烟，还有两张金红的结婚证。司仪是刘家窝棚小学的校长，就是写大门口对子的那位先生。不用司仪招呼，几百人已经把婚礼现场围得水泄不通。婚礼临开始前，司仪同刘继祖咬了一阵儿耳朵，刘继祖不住地点头，然后进新房找到惠中他们，要求他们以赵小青的娘家人身份出席，就是东北农村讲的

“娘家客(读且)”。是啊——赵小青只身一人来到刘家窝棚，娘家亲人一个没有。惠中他们痛快地答应了，并且推举马长青老师作为新亲代表讲话。赵小青几乎落泪了，双手抓着冯雪和刘芳的胳膊，带着哭腔说：“得怎么感谢你们啊……”

司仪朗声宣布婚礼开始，双方亲友挤进人群入席；低劣的音响奏着婚礼进行曲，刘继祖挽着赵小青从堂屋中出来，站到喜桌前；鞭炮声、鼓掌声、喝彩声、嘎小子们的口哨声，混响一片……几分钟后，场上稍安静，司仪正要讲话，突然门口响起了杀猪般的唢呐声——是两个吹唢呐要小钱的人来“打秋风”讨赏钱。司仪忙让人拿了几元钱给他们，不然他们就要吹丧门调了。刚打发走吹喇叭的，大门口又一位破衣喽嗦的老头打着快板唱喜歌。刘家人忙去拿钱赏他，催他快走……

这边婚礼照常进行。主持人小学校长口才很好，得体地讲了一段开场白：“今天——公元一千九百八十一年八月一日——上午十一时零八分，我们刘家窝棚全体村民，为我们的骄傲之星、战斗功臣、人民解放军高级首长刘继祖和他的夫人赵小青隆重地举行结婚典礼！大家都知道，刘继祖是我们刘家窝棚土生土长的孩子，他能够有今天，一是解放军大学校的培养、大熔炉的冶炼，二是他自己的刻苦努力、坚持不懈的奋斗，三是家乡父老乡亲的支持、鼓励，家乡这块热土和人民的熏陶、养育。来参加他们的婚礼的，除了刘家窝棚的村干部和众位乡亲，还有县和乡的各级领导；刘继祖和赵小青的战友、娘家亲人不远百里也赶来，这是刘继祖和赵小青的骄傲和荣光！也是我们小小的刘家窝棚的骄傲和荣光！我们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最热

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谢……”

接着由证婚人——县委副书记、刘继祖的老同学宣读了结婚证书，并讲了一通热情洋溢的祝贺词，中心意思是强调河西县地灵人杰，家乡黑土地和辽河水养育了英雄，英雄为家乡人民增光添彩，赢得了荣誉和骄傲……接下来是“拜天地”——新郎新娘向双方亲友施礼，向来参加婚礼的人施礼，夫妻对拜……

刘继祖和赵小青并肩站在大喜字下的桌前，一身绿军装，“三块红”一衬，相当精神、扎眼。二人都是训练有素的军人，往那里一站，落落大方，举止得体。只不过是刘继祖有些太高太壮了，且脸色黑红，加上忙了一上午，脸上脑门上沁汗，一张有些夸张的大脸显得油光闪闪。赵小青呢，身体有些单薄纤细，面容虽然在婚礼前由冯雪和刘芳给补了点儿粉，施了点胭脂，但还是掩盖不住苍白。他们脸上都挂着得体的笑，司仪夸张地拉着长声儿宣布：“新郎新娘向参加婚礼的各位领导和双方亲友敬礼——”

刘继祖和赵小青一立正；尤其是刘继祖——立正的动作稍有夸张又不过分，大皮鞋跟儿相碰，出了一声清脆的响声。俩人刷地同时抬起右臂，五指并拢微弯曲，中指尖抵帽檐，极标准地向众人行军礼，又极潇洒地向左向右半转身——双方亲友分坐两边，都要照顾到。

土生土长的刘家窝棚的村人哪见过这个阵势，都一齐鼓掌，叫好。等到夫妻对拜的时候，有嘎小子起哄，嚷叫：“光敬礼不行！要拥抱亲嘴儿……”

司仪抓起一把喜糖，扔向起哄最热闹的人群，小孩子们闹闹哄哄地抢糖，可一帮嘎小子还是不依，一个劲地起哄吵嚷。司仪讪笑着，为难地望着刘继祖和赵小青。刘继

祖同赵小青互相敬过礼后，却一点不难为情，一伸手拽过赵小青，在她还没有反应过来时，紧紧地拥抱住她，俯下头照着她的小嘴不轻不重地吻了一下。赵小青本能地一推他，脸上腾地起了红晕；那双黑葡萄眼似乎有了泪星，不知是幸福羞涩，还是难堪难受……人群中鼓掌声、哄笑声、口哨声一阵响闹……

双方的亲友坐在两边的长条凳子上，脸上都挂着得体的笑。“娘家客”这边，马长青坐在上首，惠中紧挨着马长青，下面是刘芳、冯雪。对这四位客人，婚礼上的人们都十分注意，颇为惊奇——因为他们的档次太高了，与当地干部和群众极不一样。尤其是对惠中和冯雪——男的都爱看冯雪，女的都爱看惠中。过去在电影中才见过这样的英男俊女，今日竟在眼前，怎么能不错眼珠地看。人们一边看一边交头接耳猜测，议论他们同赵小青的关系，有的说：那个雄赳赳帅气的军人是赵小青的哥哥……；有的说：那位洋气漂亮的女的是赵小青的姐姐……

马长青对惠中与赵小青的关系知道一些，但不很深刻；刘芳心地宽善、简单，几乎忘记了赵小青与自己的惠中哥哥过去的那段情缘。惠中和冯雪可就不同了。惠中现在对赵小青谈不上恨，谈不上爱，但却是永难释怀。他坐在那里，脸上是安谧祥和的笑，眼睛望着刘继祖与赵小青——实际上是望着赵小青！如果不是那场大变故，这位赵小青早就是自己的妻子，也许会为自己生儿育女了……可现在她却是同刘继祖在拜天地……瞧她那单薄柔弱的身体；那长睫毛遮掩着的一对大黑眼睛——那眼睛总是有意无意地望着这边，望着自己……有时二人的目光对上了，赵小青的目光也不是马上移开，而是犹豫着慢慢移开……